

CHANG YONG CI
JING JIE

郭庆山 著

常用词精解



文化藝術出版社

常用词精解

郭庆山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常用词精解

郭庆山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数 84,000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039-0457-7/G·57

定价 1.85 元

探源析流 融会贯通

《常用词精解》小引

刘叶秋

曩论中国旧辞书，以为可就其发展演变，分为五个时期：战国、秦汉，为辞书的萌芽与奠基期，有《史籀》、《苍颉》等辑录常用字之识字课本式的读物，为辞书肇其端；有《尔雅》、《说文》等解说文字训诂之作，为字书奠其基；扬雄之辨析方言，刘熙之研求音训，亦为后来专门辞书编撰之先河。魏晋南北朝，为辞书的继承与演变期，魏张揖之辑《广雅》，扩充《尔雅》的内容；梁顾野之编《玉篇》，易《说文》的小篆为楷体；承先启后，显示了变革的开始。唐、宋、元，为辞书的建设与发展期。唐代的《经典释文》和《一切经音义》，为专门集释经典文字的辞书，开创新例。宋元以降，除去沿《尔雅》、《说文》的系统编撰辞书而改进内容与体例外，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著作。宋人所编《类篇》之渐重实用，对后来辞书的编撰，影响不小。明清两代，为辞书的进化与兴盛期，各种辞书均在前人编撰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梅膺祚的《字汇》之改善字典的体例；清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之进一步使字典规范化；清阮元的《经籍纂诂》之集古代训诂之大成；刘淇的《助字辨略》之为虚字字典之前导；清人修《佩文韵府》与《骈字类编》之汇编词藻典故，都有划时代的

意义。近代，为辞书的演变与改革期。公元1915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所编《辞源》，兼收新词古语，创以字带词之例，突破了以往辞书之为经典附庸的局面。以后，各种专门辞典也相继产生，标志着我国辞书的编撰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等书的问世，就显示了开拓辞书领域更向专深的趋势。

纵观古今的辞书，可知语词的解释最难。说明词义，常苦于不能确切；探索源流，又不免囿于见闻。欲穷一语的古今之变，实非易事。《说文》于讲解文字形义，使用多种方式，并广泛征引先秦典籍，博采汉代通人之说，以相印证，颇有精义，但以甲骨、金文参校，许慎所说，谬误尚多。《尔雅》对一般语词及百科名物，解释体例亦异，而其于一组同义词，只作一个简单的解说，实太笼统。《辞源》、《辞海》及以次各辞典，语词皆分条释义，列举书证，眉目较为清楚，并注意穷源竟委，指出异同，而其于古今演变之细微，仍有时难于明晰。如“不一（壹）而足”一语，源出《公羊传》文公九年：“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或释为“不能一次予以满足”，读者无从知道引文所指何事，不能得到具体的了解；或只引书证，不加解释，仅云“后用作同类的事物很多，不止一个或一次”，读者也难明本义，无法由此通古今之变。

往日尝与郭君庆山论述及此，以为辞典为体例所限，势必不能如《诗词曲语词汇释》等书之多举例证，详加辨析；于常用词语，当另有述作，以补辞典之不足，藉利初学。郭君深契吾言，闲即命笔，每成一稿，辄载报章。顷已积数十篇，编成小册，曰《常用词精解》，将谋印行，以余曾有作序之宿诺，嘱为小引。通读全稿，觉选题甚精。如“鼓舞”、“节目”、“题

目”、“放心”、“大家”、“滑稽”、“天才”、“文明”、“正经”、“演说”、“鼓吹”、“宣传”、“造次”、“泾渭分明”、“每况愈下”、“无中生有”、“谈何容易”、“人定胜天”、“风马牛不相及”等，皆为常见习用之词语，而其含蕴，非人所尽晓；其由本义而引申、转注、比喻、借代之轨迹，亦各有不同。郭君就其特点，分别阐释，俱能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引证丰富，论述详明，足征治学之谨严；清言娓娓，使人听之忘倦、读之有味，引起浓厚之兴趣，又见文学之优长。盖以小品文笔法，撰写释词之作，既足补辞典之缺，不为传统体例所限；复令读者获得文字训诂常识于不知不觉之中，不感枯燥，惟知新颖；实可谓独辟蹊径，前所未有。举例言之，如“放心”一条，指出先秦古籍中此词，一为“放纵之心”，一为“放纵其心”，含义与结构，都和现在所说“心情安定，无忧虑牵挂”之意迥异，详细说明了古今义的演化过程；“滑稽”一条，由“滑稽”之为注酒声和注酒器，谈到“诙谐善辩”之义的关联转变，比一般辞典之分条释义，清楚得多；“无中生有”一条，又把《老子》的哲学思想，讲得浅近明白，人人能懂，这都很不容易；“不一而足”一条，举出《公羊传》所载史实，亦为释词所必需。

由此我感到从这部《常用词精解》中，可以看出作者治学之注重融会贯通，故于难明之理、难讲之词，俱能以片言扼要，数语释疑；讲述深入浅出，文字生动活泼，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郭君年事正富，今后于学问一道，当竿头日进，自不待言。我希望这本书，不仅给人以有关文字训诂的常识，也启发读者，以精读深思为基础，打破常规，开创自己治学的新局面。

1987年10月写于北京

目 录

探源析流 融会贯通.....	刘叶秋1
猗玕.....	1
长城.....	2
泾渭分明.....	4
风马牛不相及.....	6
方富于年.....	7
一往情深.....	8
鼓舞.....	10
一往无前.....	11
节目.....	13
题目.....	15
“每况愈下”与“每 下愈况”.....	17
放心.....	21
开心.....	23
“交代”与“交待”.....	25
影响.....	27
无中生有.....	29
一得.....	31
“坚壁”与“清野”.....	33
“容易”与“谈何容易”.....	35
消息.....	38
一唱三叹.....	40
“沉鱼落雁”与“闭 月羞花”.....	42
大家.....	45
“欢度”与“欢渡”.....	47
物色.....	50
滑稽.....	52
蝉联.....	54
文笔.....	56
马上.....	58
人定胜天.....	60
眉来眼去.....	62
天才.....	64
说“毒”.....	66
文明.....	68
“正经”与“不正经” 与“小说”.....	70
潜移默化.....	72
滋兰树蕙.....	74
演说.....	75
鼓吹.....	76

天真	77	造次	101
劳动	79	鞭长莫及	102
意匠	81	胡说八道	103
郑重	83	活该	104
几乎	85	六盘山	105
命根子	87	寡妇失业	107
不得已	89	嗝儿屁着凉	109
宣传	91	居然	111
人心不古	93	大放厥词	113
列祖列宗	95	后门	114
不一而足	96	不平则鸣	116
濂濮间	97	挥霍	118
信口雌黄	98		
飞黄腾达	99	后记	120
不远万里	100		

猗 环

北京潭柘寺有“猗环亭”，俗称“流杯亭”，背负崇山，中有流觞曲水，近旁一带翠竹，环境十分幽雅，令人流连。但“猗环”二字，颇为费解，不少游宾望而皱眉，年轻人更是乱说乱念了。

此亭命意堪称高古，“猗”、“环”二字都各有典故。《诗经·卫风·淇奥》篇载：“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猗猗”本是形容竹子长得美好、茂盛的样子，后来就借指绿竹。《尚书·禹贡》篇里说：“厥贡惟球琳、琅玕。”“琅玕”是一种玉石，后代诗文也常常用来借指竹子。如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宝地琉璃坼，紫苞琅玕踊。”李绅也有“烟惹翠梢含玉露，粉开春箨耸琅玕”的句子。“猗环”就是从“猗猗”和“琅玕”中各取一字构成的，意谓“绿竹”。唐代诗人元结曾避兵乱居“猗环洞”，并自称“猗环子”，其意相同。此外，亭名还含蓄地表现了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雅意。你看：此地亦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在这里流觞曲水，不正合于当年群贤盛会的情景么？

长 城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长城是举世无双的。几千年来，它一直以自己饱经沧桑的身躯雄踞在祖国北方的土地上，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依山起伏，绵亘万里，仿佛一条微微蠕动的巨蟒，喷云吐雾，气贯长虹。因为它曾以自己的钢铁般的胸膛阻挡过异族的入侵，所以，当“长城”这个词儿进入语言和生活以后，“坚不可摧”就成为它性格的主要特征，对于这一点，人们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现在还把解放军比作“钢铁长城”。在古代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南朝宋檀道济就自比“万里长城”。但是，由于比喻和借代，“长城”还产生了其他一些引申意义，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够了解的了。明朝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二“扇卷”乙之四里有这样两句话：“其人有工临池者，有擅长城者。”“临池”自然是指临池学书，即指书法；但“长城”是指什么呢？根据前后两句话的句式和语法关系，我们可以断定，“长城”和“临池”一样，指的肯定也是一种技艺，而绝不可能是它的本义“万里长城”。据《新唐书》卷一九六秦系传载：“(秦系)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据此可知，“长城”原来是“五言长城”的省称。刘长卿自以为五言律诗作得好，象长城一样“坚不可摧”，但秦系却毫不示弱，只用偏师就敢和他抗争，且相持益久，气势益盛，真可谓“棋逢对

手，将遇良才”了。这样看来，“长城”即是五言律诗的借代，“有擅长城者”，即是擅长作五言律诗的人。以此释文，于义就很贴切了。

有些极普通的词儿，意义似乎一望而知，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未必那么简单，“长城”异义，即其一例。

泾渭分明

我们常用“泾渭分明”比喻界限清楚、是非分明，词的来源虽然很古，但它的意义却是不难了解的。不过，关于泾渭二水到底孰清孰浊，文人们可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发生歧义的原因，倒是很有意思。

这个词来源于《诗经·邶风·谷风》篇：“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写一位被喜新厌旧的丈夫遗弃的妻子的惨淡心情的。把这两句诗大致翻译一下就是：“泾水因为渭水的缘故才变得混浊，我的心呵仍然象原来一样清澈。”这里，孰清孰浊，已经十分明白了：泾水清，渭水浊，泾水是因为渭水交汇的缘故才混沌不清。但是，古代的学者由于活动半径有限，没有亲见二水交汇的具体情形，结果把事实弄颠倒了。如果仅就句法分析，的确可以两诠：既可以理解成泾水本来是清的，因为渭水交汇的缘故，所以变浊了；也可以理解为渭水十分清澈，因为与泾水交汇，相形之下，泾水便显得混浊了。两解中，“以”字都是介词“因为”的意思。诗人并没有欺骗我们，只因汉语本身的“弹性”，理解不同，结果迥异，就连大学问家陆德明、孔颖达也误以为泾浊渭清了。其实，只要不是死守章句，既分析句法，又实地考察，问题就很容易解决。笔者曾在泾渭流域的西北地区长期奔波，并亲访泾水源头和泾渭交汇点，眼见二水合流，泾清渭浊，界限分明。这也不是偶然的。泾水流经的大多是山地，所以清，而渭水

中下游是平原，所以浊，这是它们各自流域地质情况不同造成的。

此事告诉我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多么重要。苏东坡的话说得好：“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风马牛不相及

“风马牛不相及”是句历史很久的古语，现在几乎变成俗语了，就连人们争论时也顺口说：“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扯不到一块儿！”可见它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之高。

这句话见于《左传·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之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楚子的话是说：您在北海，我在南海，两国相隔着这么广大的中间地带，即使放牧牲口，撒开了让它们随意乱跑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致使混杂而发生纠纷——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呵！没想到您竟跑到我的领土上兴师问罪，是何道理？这是一段很妙的外交辞令。理解这段文字有两个地方应该特别注意。一是“唯是”。它是承上启下的。前句强调两国相隔之远，后句是说不可能发生纠纷，而“唯是”两个字关带前后，指明原因，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马牛”。这里并非确指，而是泛称，即牲口之谓。对此，清代学者刘文淇在他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中论述极详，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还有另外两种解释。一说放牧马牛，牝牡不能相诱，取喻两件事没有关系；一说牛喜顺风，马喜逆风，根本走不到一块儿去。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略嫌牵强。

方富于年

有个青年给自己的老师写信说：“您已经方富于年，还在日以继夜地工作，我们非常感动。”他本来的意思是说，老师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由于用词不当，结果闹了笑话。

“方富于年”不是指年岁大，而是指年纪轻，是说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所以弄错，恐怕主要是对这个词的结构没有搞懂。“富”固然是“富有”和“多”的意思，但“方富于年”却不能理解为年纪大。“富”是形容词用如动词，“于”是介词，“于年”是介词结构作“富”的补语。“富于年”就是在年华方面很富有。“方”表示“正当……的时候”。整个词义应该是这样：在年华上正是非常富有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才富有年华呢？当然是青年。青年人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只有他们才拥有未来。若说是老年人，那就不对了，因为年龄越大，未来能够属于他们的时间就越少。古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可以说说明问题。《史记·李斯传》载赵高阴谋阻止二世坐朝说过这样一段话：“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此处的“富于春秋”与我们谈到的“富于年”正好结构相同，都是指年轻而言。也正是因为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所以秦二世才轻易地听信了赵高的鬼话，被他专权，并且终于为其所害。

一往情深

“一往情深”已经从古代汉语进入现代汉语，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儿了，但现代辞书于“一往”二字多不作解释，致使不少人以为“一往情深”就是感情很深，所以用起来不免出错。

“一往情深”语出《世说新语·任诞》篇：“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是说桓子野一直多情善感，易受触发。为了弄清“一往”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另外作些引证。《荀子·赋篇》：“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往”是“去”的意思，“一往”就是“一去”，“一来”，“一往”，相对而言，指穿针引线，来回不断。《世说新语》还有几处用了“一往”，兹略述如下：《文学》篇记王逸少初作会稽，看不起支道林，言“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又记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忽往殷渊源处，正值他盛有宾客，但“粗与寒喧，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又记支道林、许询、谢安等聚集王蒙家共讲《庄子·渔父》篇，谢使诸人先讲，然后“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锋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尤悔》篇记庾亮欲荐周子南做官，子南执辞，庾每访周，周必先从后门走掉，于是庾“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这几处“一往”都是对本义的引申。“一往隽气”，就是一直奔放的

隽气；“一往参诣”，就是一下子直接说透义理；“一往奔诣”，就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把人带到最佳境界；“一往奄至”，就是不经通报，破门而入，直奔向前，一下子把他堵住。总之，所谓“一往”就是“从来”、“一直”、“自始至终”的意思。《宋书·孔琳之传论》有“一往之谈”，其意也是相通的，即所有过去的谈论。由此可见，“一往情深”也就是“一直情深”、“从来情深”。

报载一个热心的姑娘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标题作“一往情深”，这是不对的，因为她们从前压根儿就不认识呀！